

作者姓名

張樹新

文章標題

七十年前赴臺升學回憶

一轉眼已是七十年前的事情了，再不寫下來，若開始有失憶情況的話，這些回憶就永遠消失了。筆者是在民國四十一年（公元 1952 年）於香港德明中學高中畢業，經臺灣大專學院在香港聯合招考入學試後才赴臺升學。

德明中學是香港極少數的中文中學，有繼續向臺灣教育部報備學籍，且畢業證書還須經教育部蓋騎縫章後才發出。該中學是前廣東省主席陳濟堂以國父之名所辦，港澳的中學畢業生參加由教育部及僑務委員會合辦的臺灣大專校院聯合招生入學考試就在德明中學內半公開舉行，並嚴格控制入場，因為香港殖民地政府不容許這樣的公開活動。1951 年是第一次舉辦，全臺大專錄取人數已記不起來了，那年國立臺灣大學錄取了 15 人左右，1952 年增至約 30 人，1954 年時超過了 150 人，並有僑生先修班成立，亦開始建立非日式木建的新穎僑生宿舍。東南亞來臺的僑生則都是保送入學，如當年學術優良的化學系與物理系越南僑生何明通、何明泉二兄弟，還有印尼僑生籃球健將蘇玉珍，後來在 2014 年峇里島的世界僑生大會上曾見到她。

自 1949 年春天，初中還沒念完，就離開上海來到九龍定居，入德明中學。雖然在上海就讀南洋模範中學時的老師都用各自的方言來教學，還可應付得來。寄宿生中亦有多位來自香港及廣東，但從來沒聽過粵語，因此起初一、二個月，除了黑板上寫的內容外，一點都聽不懂老師在講什麼，在班上坐在最後一排，上課時就與鄰近同學作筆談，因為最後一排的同學多數不大專心聽課。

1952 年時，香港只有一所學生不多的香港大學。自大陸流離至香港的大學教授們開始紛紛成立了好幾個書院，如珠海、崇基等。後來香港政府才承認了中文大學的成立，合併了新亞、聯合、崇基等三個書院，在沙田亦有了校址。香港在地升學的機會不高，臺灣雖然那時也只有臺大可稱為大學，但有很多專科學院。那個年代大陸各地大學分開考入學試，赴上海考試後就可回到香港等待放榜，去廣州的話，則須等到放榜以後，被錄取者留下，沒錄取的話才可出境。那時還在韓戰，可能是想鼓勵落選者去參加抗美援朝志願軍吧。去英國及其屬地的話，須通過英式入學資格試，然後向學校申請確認有無名額。然而，中學的導師並未說過要去美國大學可在高三那年申請。珠海書院院長唐惜分，亦是德明的英語老師及導師，書院就借用課後的德明中學，德明中學畢業生學費可有六折優待，有父輩友人介紹，可入大阪市立大學或入大阪的美軍駐日中學念最後一年來補英語，其子即在後者。因中文中學的數理化教科書全是美國大學一年級的課程，定可有優異獎學金可入美國大學，因此暑期就開始補習英語及日語會話，以便考慮此行。入臺考試放榜後就放棄此舉，專心準備去臺灣了。

那時香港與臺灣之間海運主要靠招商局及太古二、三隻客貨船，四川、盛京及永生輪等則以貨運為主，好處是行李不受限制。那些船大概是臨時把一些貨倉改成一大間吊鋪通倉，伙食奇差，飲水則以洋鐵火水罐煮水，全是不良船員們在扣押費用。因聽說臺灣日常交通以腳踏車為主，大多數僑生都會帶腳踏車，但放在甲板上的車全被海水浪花弄成鐵鏽了，也沒有船員用膠布來防水。

到基隆後由僑務委員會派專員接船，專車送去臺北近郊大直海軍司令部以外的青年救國團營地，先行居住再分發各地。不久後臺大開課，還得騎才學會的腳踏車自北向南跨過整個臺北去公館上課，有的同學還要回救國團去吃午餐以省錢。臺大開課後的某一天，才在法學院抽籤來分配不夠的宿舍床位，女生大概有足夠床位故不需要抽籤。我們幸運的七位就住進了第八宿舍樓下的一間八人房，其餘同學有的去了操場旁邊以前作為肺病療養院的平房，有的同學還要等到第五及第六宿舍之間的一座臨時第五宿舍建好後，才能住進校本部，在此之前還得南北長途跋涉來走讀，非常辛苦。

第八宿舍離校本部最遠，經過稻田後靠近山腳。山洞中是防空司令部，每當聽到那裡發電機發動時，就知道數分鐘後會有空襲警報，全臺北將會停電，之後就輪到探照燈與高射炮出動了。那時海峽兩岸互相常用飛機發放傳單做心理攻勢，總統有時亦去防空司令部視察，那時宿舍與校本部的交通就暫停了。

時值克難時期，所以伙食費很低。宿舍裡的伙食是由學生生活促進會指定各寢室輪職負責一週。男生的伙食費多半是花在米（每人每頓要三大碗飯）、煤及油上，只有小部份是副食菜錢。所以幾乎每頓都是吃高麗菜或白蘿蔔（因煮後體積不變），以及味噌豆腐湯，蛋白質則來自一般民眾不要吃的微酸鯊魚肉。飯廳裡常有民婦帶了鍋子火爐，一塊錢可買一片紅燒肉、一顆茶葉蛋，或二、三塊豆腐乾，或可把碗中的飯倒在鍋子裡，打顆鮮蛋做蛋炒飯。當宿舍裡輪到我們辦菜單時，經與廚房計算後結果，除了慣例菜色以外，還可來一次青椒炒牛肉及吃一次紅燒鴨子。這二樣肉類那時吃的人不多，所以比較便宜。可是這下子，因我們不知道本省籍同學多數不吃牛肉，也不習慣廣東口味，幾乎被群起而攻之，差一點就因伙食問題而引發革命。週末我們常結伴去西門町打牙祭，以攝取營養。常去的飯店有一家只做無錫菜飯，會將一大片紅燒排骨加在香噴噴的豬油黃豆菜飯上。去廣東飯店的話，一定會叫二種菜色：白切雞或蔥油雞，以及滑蛋牛，這樣才保證每一盤都有百分之百的蛋白質。

抗戰勝利後，通貨膨脹持續不斷，大陸上公費的國立大學情況可能更差。1947年初中二年級春假時，參加了高中生學生自治會舉辦為期一週的杭州旅行。晚上睡在國立浙江大學飯廳裡合併的飯桌上，那裡沒有凳子，所以學生們須站著吃飯。這次旅行用的是軍車，但唱的都是抗戰歌曲及左派歌曲。南洋模範中學與交通大學的前身是清末的南洋公學，中學裡的數理化老師很多是從交大來兼課的，學生自治會也受交大左派學生影響，校內常貼上被禁的新華社所發出的

內戰消息。

一年級時，校長錢思亮有天來視察普通化學實驗室，發現是二人一組，馬上說化學系學生須個別一組，立刻去拿新玻璃儀器，結果全是美國康寧玻璃公司的低膨脹系數派勒克斯製品，遠比日本島津或本地製的好用多了。有了僑生就開始有美援補助，事情就好辦多了，新的第一座化學館也開建了。

暑假回港時，可在基隆碼頭旁的水果批發行便宜採買，將一籬籬五十或一百斤的西瓜、改良種鳳梨、薄皮棚瓜等送上船，這些在香港街上都買不到，再加上臺灣西瓜比廣東的甜多了，因此非常受香港親友們的歡迎。可是買太多的話，往往在香港碼頭上岸時看不住，就給挑伕們搶走了。

1954年三年級時開始有軍訓課，我們也穿了新的軍裝，常騎車去基隆及新竹等地，好不威風。宿舍亦開始由教官入住及管理，本來的宿監還在，但不管事了。第七、八宿舍主要住的是新生，新進來的教官就想用丘八管丘九的方式，嚴格要求新生軍事化。一早就響號起床，晚上也很早就要熄燈，不許再繼續在房中做功課，必要的話就去飯廳做功課，同時讓蚊子咬，這樣才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另外也常常要作整潔及床鋪檢查。因第八宿舍較空曠清淨，樓上是六人一房，沒有上下舖，原本同室五位僑生繼續留下來了。我們接到檢查通知後，常鎖了門到圖書館去避開檢查，所以他對我們這幾個高年級班不聽話的僑生不甚喜歡。有次他來了個突擊檢查，看到了我們這群在臺無家可歸之人疊堆著各式雜物，每人至少有一、二只箱子和書包，及好幾雙鞋子（至少有皮鞋、球鞋、高雨靴、拖鞋、木屐各一雙），他就開口大罵我們這幾個是小資產階級。第二天我們在起床號之前就去敲他的門叫醒了，請他解說一下昨日給我們戴高帽子的定義，他之後就沒再來找我們麻煩了。

到了四年級時每人都要做論文，我們才想搬去靠近校本部圖書館的第九、十宿舍。那時的訓導處宿舍及生活管制全屬教官主政，本來的訓導主任及宿監完全無權做任何決定，也不知何故教官們取消了高年級學生有權選擇搬房慣例，下令所有宿舍房間入學後不可更改。這才第一次動用了僑生特權，由僑務委員會出面替我們請求利用舊例換房。

我們畢業於1956那年，預備軍官訓練班自一年改為二年。畢業班學期很早就已結束，但所有應屆畢業僑生（包括女生在內）的出境證被一再拖延不發，一直到七月中有了總統手諭，僑生可自由選擇是否接受預備官訓練後才發出。留在臺灣者，除非是進入剛開始成立的研究院，否則必須受訓。後來有位室友在畢業後回香港去了德國留學，之後想再到美國繼續深造，但在澳門的中華民國辦事處一直申請不到護照，這才親自赴臺再申請。其兄長曾為臺灣空軍飛行員，方才發現我們這幾個沒去鳳山預訓班報到的僑生，在警備司令部裡還存著一紙通緝令：查某某人等逃避兵役必須嚴拿歸案等等，尚未取消。幸好那時各

個機關左手不知右手，在海關入境時並無引用此公文將他捉拿歸案。之後我亦曾多次進出臺灣，亦未有被留難。

參考文獻：

晨星，早期台大僑生生活點滴（台北 11 宿舍）之一、二、三，華府新聞日報，2014 年 7 月 12、17、19 日。

張樹新，補記於（台大第十一宿舍）之前後，華府新聞日報，2014 年 12 月 18 日。